

850



# 懷念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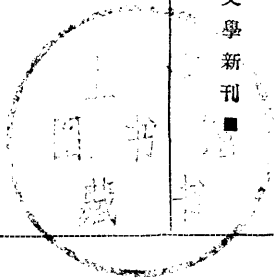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0 8812B

懷  
念

巴  
金  
著

■ 開明文學新刊 ■



1565671

念 懷

版初月八年六十三國民  
版再月二年七十三國民  
元一幣國價定册每

著作者  
巴 金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一〇八三號

## 前記

一年前，或者可以說兩三年前，我就想到編印一本這樣的小書，爲着我自己，也爲着讀者。可是因了一些雜事和一些麻煩，我始終沒有充足的時間讓我從容構思落筆，一直拖到今天我纔能把這心願了卻。我頗覺一身輕快。

老實說，我不曾寫過一篇可以傳世的文章。我編印一本小書而說「爲着讀者」，絕非發誇大狂，以爲讀者可以從我的書中學得什麼揚名顯親之道。我只想介紹他們去接近幾個平凡的人。那些人雖說平凡，卻也能閃出一股純潔的心靈的光，那是一般偉大人物所少有的。他們不害人，不欺世；謙虛和善，而有毅力堅守崗位；物質貧乏而心靈豐富；愛朋友，愛工作，對人誠摯，重「給與」而不求「取得」。他們是任何人的益友。我從他們得過不少好處，我必須讓別人也認識這些純潔的心靈。

我說「爲着我自己，」因爲這本小書將是我的最親切的伴侶。我沒有福分同那些人永做朋友，更無法填補這些不可補償的損失。我現在僅能以我這管拙劣的筆憑着記憶和感激抓住他們的一言一行，讓這些篇頁永遠給我督促和鼓勵。我當努力做一個不至玷辱他們友情的人。

我稱這本小書爲懷念，讀者可以看見滿溢在字裏行間的「懷」和「念」。我每一起起我在這些年中失去的幾位好友，我就無法壓抑這燒心熬骨的懷念。在寂寞痛苦得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就寫下了這些篇「懷念的文章」。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八年中間，我一共失去八位好友（病故的七個友人中只有世彌一個死於產褥熱，其餘六人則都死於肺病。抗戰期間的中國好像成了肺病的培養所，勝利後情形也未見改善。）所以這里也有八篇紀念文章。另外一篇題作「懷念」的短文，則是香港陷敵後我在桂林懷念憾廬先生時寫的，記得那篇短文剛發表，憾廬就到桂林來了。聖泉至今生死不明，雖說兇多吉少，但我仍然希望他今天還活着，還能夠聽見我的呼喚。所以甚至在這樣的

一本紀念的小書中，也還有着希望的閃光。

我絕不悲觀。在中國一定還有着不少的好人，我認識的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  
死去的更是一極小部分。我希望我能有榮幸爲活着的友人寫一本書。

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海。

## 目 錄

紀念友人世彌·····	一
附 「魚兒劫」後記	
憶範兄·····	九
懷念·····	二二
紀念憾廬先生·····	二九
寫給彥兄·····	三七
紀念一個善良的友人·····	四二
紀念我的哥哥·····	六七
憶居甫·····	八〇
懷聖泉·····	八六

## 紀念友人世彌

我想不到我會來寫這樣的文章，記憶逼迫着我寫。記憶使我痛苦。甚至在這個人的命運被聯繫在民族的命運上的時代中，我還受着個人情感的熬煎。我不說我們民族的損失，固然世彌（即羅淑）是中國的一個優秀的女兒；我不說我們文壇的損失，固然世彌的作品顯示了她的未來的光榮的成就；因為在侵略者鐵蹄的踐踏下，許多青年有為的生命，許多卓絕的文學才能已經變成了白骨黑灰。爲了一個民族的獨立和生存，這樣的犧牲並不能算是昂貴的代價。許多人默默地死去，許多人默默地哀悼他們的死者，沒有誰出來發一聲不平的怨言。我也沒有權利把我個人的悲痛提出來加在這許多人的悲痛上面，促他們多回顧「過去」，給他們多添一分苦惱。他們需要的是「遺忘」，要忘記過去的一切，要忘記災禍與悲痛，像唐·吉珂德那樣地投身在神聖的抗戰中去。



然而我不能夠抑制個人的悲痛，我無法補償個人的損失。這一個友人的死給我留下的空虛，到現在還不會被填補，記憶逼迫着我寫，悲痛逼迫着我寫，爲了我自己，爲了我的一些朋友，我要寫下這篇關於世彌的文章。

世彌是一個平凡的人，甚至在她的外貌上，人也看不出有一點鋒芒。她寫過文章，但她的文筆並不華麗，那裏面有的是一種真實樸素的美。她不喜歡表顯自己，她寫文章也不願意讓朋友們知道。她把她的熱情隱藏在溫厚的外表下。許多人說她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卻少有人知道她是社會革命的鬪士。在我們這一羣人中間，有時因了意見的分歧會損害友情，個人的成見妨害到事業的發展，然而她把我們大家（至少是我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團結在一起。她的客廳彷彿成了我們的會所。但我們並不是同時去的，我們個別的去，常常懷着疑難和苦惱去求助於她。她像長姊似地給我們解決問題，使我們得到安慰和鼓舞。她的思慮是十分週到，她的話語簡單而有力量，我們都相信她，敬愛她。

她有一種吸引力把許多朋友拉到她身邊，而且使他們互相接近了解。一個朝鮮朋友被日本人追緝得最利害的時候，他到上海來總是由她和她的丈夫款待，他就住在他們家裏，或者她替他轉信。那個朋友也是我的友人。艱苦的環境使他的頭髮在幾個月內就完全變成了白色，但是他的精神卻並沒有衰老。今天他還在漢口做了「朝鮮民族戰線聯盟」的一個負責人，忙碌的工作反而使他更年青了。有一次我受了一個朋友的囑託從日本海軍陸戰隊布崗警戒下的虹口帶了一支手槍，一百顆子彈和一包抗日文件到她的家裏寄存。她毫不遲疑地接收了牠們，讓牠們在她的家裏放了一年，到她離開上海時纔讓另一個朋友拿去。這些事倘使她活着，她一定不讓我說出來，而我也不便寫，但是如今她和我已經成了兩個世界的人。我不會當着她的面說一句感激的話語，我知道這會使她不高興。然而這時候思念割痛我的心，我願意讓人知道我們從她那里得過的恩惠，要是這觸犯了她的，她也會原諒她的這一個朋友，因為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我不敢想，有時候我甚至不能相信世彌的死訊是真實的，去年九月八日上海西車

站的分別彷彿還是昨天的事。上海淪陷後她和宗融打過急電來探問我的安全，又屢次寫信勸我離開「孤島」。我答應今年到他們那里去。如今我失了約，而她也不能活着來責備我了。

這三四年來，我在生活裏事業上遇到各種麻煩。我究竟缺乏忍耐，我不能從容地應付一切，常常使自己被束縛在一些苦惱中間。朋友不寬恕我，仇敵不放鬆我，我不能嚴格地糾正自己，我反而讓自己陷在絕望的心境中。好幾次我帶着氣憤到她那里去伸訴她仔細地開導我，安慰我，甚至指正我的錯誤。她知道我的弱點，我的苦惱，我的渴望，但她決不姑息她的友人。我是在朋友們的督責下生長起來的。她便是那許多朋友中間給了我幫助最大的一位。但是如今我不知不覺間就失掉了這樣一個友人。我的悲痛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嘮嘮叨叨地敍說我個人的損失，我太自私了。我們許多人中間失去這一個連鎖，那損失比我個人的更大。而且就個人的悲痛來說，我們大家敬愛的馬大哥，我認識他在

他和世彌結婚以前，只有我知道世彌在他的生活裏，情感上占着什麼樣的位置，只有我知道世彌是他的一個怎樣的不可分離的生活與工作的伴侶。他們九年來始終沒有分離過。如今一隻殘酷的魔手把她抓了去，永遠不放回來。留下他一個人帶着那個聰明可愛的小彌和一個新生的孩子，（那個男孩是她用自己的生命換來的，）在那間空闊的屋子裏，八歲的小彌天天嚷着要「媽媽」，新生的孩子又無知地啼哭等着人餵奶。做一個這樣的父親，不知道會費掉幾多的心血。對於在書堆裏過慣生活的馬大哥，我簡直不敢想像他的悲痛。我不能夠安慰他，因為他的災禍是太大了。但是我想借用馬志尼勸慰赫爾岑的話來勸他。

「勇敢些，你要抑制悲痛，不要叫你的精神破碎了。我常常以為我們的親愛的人的死會使我們變成更好的人，你的義務乃是去做一切她所喜歡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對的事……」

現在正是這時候了。

別了，我永不能忘記的友人，我不再用言詞來哀悼你。我知道你不喜歡我這樣做。我還記着你的話，你不願意在這樣的年紀早早地死去，你更不會願意在你渴望了幾年的抗戰的烽火燃燒的時候寂寞地閉上你的眼睛，但是你已經盡了你的職責而躺下了。你留下這麼深的敬愛在我們中間，你可以安靜地休息了。我們失去了你這樣一個連鎖，可是我們已經堅實地團結起來，你的手所放下的火炬，也將由我們接過來高高地舉起。我們會把牠舉得更高，使你的和我們的理想早日實現，我知道那會是你最快活的時候。到了那一天，你會活起來，活在我們的心裏，活在我們的理想裏。

一九三八年四月廣州。

### 附「魚兒坳」後記

這是世彌的第三創作集。(註) 散文三則(撈糞草，轎夫，弄堂裏的叫賣聲)都是在作者生前發表了的；魚兒坳和賦兩篇小說則是尙待整理的遺作。這次爲了編

這本集子，我讀過世彌遺留下來的全部稿件。在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以外的成篇的作品都收在這里了。

魚兒和賊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故事，但顯然都是未完的作品。前者好像還是一個長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都有關聯，是同樣的背景和人物，而且這小說的第二節與地上的一角的第二節連文句也是大同小異的。這似乎需要着刪改，但是我珍視作者的原著，我覺得讓這重複的處所保留着使魚兒均一篇顯得較為完整一點。這里說為完整，讀者當然明白我的意思，我現在做的只是整理的工作，我不會在世彌的遺稿上面添加什麼。作者的早逝的確是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倘使作者能夠在這世界多住十年，她一定會給我們留幾部描寫四川鹽場生活的傑作。

最近在成都我還看過世彌的墓地，一抔黃土，一塊石碑，一叢矮樹編的短籬，這里埋葬了一個年青有為的生命，也埋葬了友情、尊崇，和許多朋友的期望。我想起了

四年前在上海西站分別時的情景，彷彿還是昨天的事，在悲痛的回憶中，我幾次暗暗地問自己：難道生命就是這麼脆弱，死的魔手隨意一動便可以毀掉一切？

現在我應該說，死並沒有毀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間就可以毀滅的東西。如今我們談起世彌，還彷彿她就活在我們中間。她的名字和她的面影至今還繫住許多朋友的心。今天在這窗外細雨如絲的春三月的寒夜，攤開她的遺稿，那些頗為潦草的字跡還訴說着一個善良仁愛的女性的心的跳動。甚至躺在最後的安息地裏，她還發出正義的喊聲，爲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呼籲。我們能說她已死去了麼？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響長留，則她的生命就沒有滅亡，而且也永不會滅亡。

一九四一年三月重慶沙坪壩。

（註）第一創作集是生人妻（一九三八），第二創作集是地上的一角（一九四一），都是由文

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

## 憶範兄

昨夜窗外落着大雨，剛修補好的屋頂，阻止不了雨點的浸瀉，我用一個面盆做武器，和那接連不斷的雨滴戰鬥，我躺在牀上，整夜發着高度的熱，不能閉上眼睛，那些時候我都想起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我的心燃燒着，我的身體燃燒着，但我的頭腦卻是清醒的。在這凌亂地堆積着滿屋的傢具和書報的寬大樓房的黑暗中展開了十二年的友情。你的和藹的清瘦的面顏，通過了十二年的長歲月，在這雨夜閃亮了。在閩南一個古城的武廟中，我們第一次握手，這是我最初從你的親切的話語裏，得到溫暖和鼓舞。沒有經過第三個人的介紹，我們竟然深切地彼此了解了。是那個偉大的理想把我們拉攏的。爲着我們的理想你勞苦了二十年，你把你的心血，精力，肌肉，都獻了給牠，人看見你一天天地瘦下去，弱下去，一直到死，你沒有停止過你的筆和唇舌。



我沒有忘記，就是在十二年前那個南國的秋天裏，我們在武廟的一個涼臺上喝着綠豆粥，過了二三十個黃昏，我們望着夜漸漸地從庭前兩棵大榕樹的繁茂的枝葉間落到地上，暢快的談論着當前的許多社會問題和我們的美麗的未來夢景。讓我們熱情的聲音，在晚風中追逐。參加談話的人，我記得有時是五個，有時是六個，如今散處在四方，都還活得相當結實，卻料不到偏偏少了一個你。

在朋友中你是一個切實的人。即便在侈談夢景的時候，你也不會讓熱情把你引到幻想的境域裏去。在第一次的會談中我就看出來，甚至當崇高的理想在你臉上發光時，你也仍舊保持着科學的頭腦。靠着你，我多知道一些事情，我知道怎樣節制我的幻想，不讓誇張的夢境迷住了我的眼睛。涼臺上的夜談並不是白費的。至少對我已經發生影響了。

在那個古城裏，我們常常同看秋夜的星空，在那些夜裏我也曾發着高熱，喝着大碗神麩汁，但那億萬的發光的生命，使我忘記了身體的燃燒，從這星球的生命中，我更瞭解

了「存在界」的意義，你告訴我許多關於星球的事，讓我知道你怎樣由宇宙問題的探討，而構成了你的生活哲學。

白天你又從外面那些浮着綠萍的水沼水潭裏帶回來一杯一瓶的污水，於是在你書桌上，顯微鏡下面展開了一滴水中的世界，使我看見無數的原生動物的活動與死亡。在你這里我看見了那無窮大的世界，在你這里我看見了那無窮小的世界。我知道人並不是宇宙的驕子，我知道生命是無處不在，我知道生命是綿延不絕。你的生活哲學影響了我的。你的做人待人的態度也改變了我的。我現今要是從我的生活中完全抽去了你的影響，則我將成爲一個忘恩的人而辜負了死友的殷切的期望了。

你不是一個空談家，也不是一個發號施令的英雄。在武廟涼臺上的夜談中你就顯露了你的真實面目。謙遜，大量，勤勉，刻苦，這是幾個不能同你分開的特點。你不是一個充滿着奪目光彩的豪士，也不是一個口如懸河的辯才。你是用誠摯，用理智，用堅信，用恆心，來感動人的。當別人把崇高的理想，用來做成自己頭頂上的圓光時，你卻默默地在打算

怎樣爲牠工作，爲牠犧牲。所以你犧牲了健康，犧牲了家庭幸福，將自己的心血作爲燃料，供給那理想多放一點光輝，卻少有人知道你的名字，或者還有些不做一事的人隨意用輕蔑的態度抹煞了你的工作。

的確在生前你是常常被人誤解了的。有人把你看作一個神經質的肺病患者，有人把你視爲一個虛偽的道學家，還有人以爲你只是一個被生活擔子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讀書人，有好多次那些狂妄的，或者還帶有中傷意味的話語點燃了我的怒火，我憤慨地，熱烈地爭辯着，我甚至願意挖出我的心，只爲了使人能夠更明白地了解你。我這爭辯自然是沒有用處的，我的言語並不會給你的面影增添光彩。後來還是你自己用你的筆，你的脣舌，你的工作精神，你的生活態度把許多顆青年的心拉到你的身邊，還是你自己用這些把別人投擲在你的面影上的污泥洗去，是你自己撥開了那些空談家的煙霧，直立的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不像一個病人，卻像一個戰士，一個被稱爲「生命的象徵」的戰士。（一個朋友稱你做「生命的象徵」，她這話的確不錯。）

誠然十二年前我就知道你是一個肺病患者，而且我們也想得到有一天你終於會死在這個不治之症上。但是和你在一起時我卻始終忘了你是一個病人。你的思想，你的言語，你的行爲不帶絲毫的病態。人從你的身上看不到一點猶疑，一絲悲觀，一毫畏怯。你不尋求休息，卻渴望着工作。你在各處散布生命，你應該是一個散播生命種子的人。十幾年前你寫過歌頌戰士的文章，到臨死，你還寫出了生之歡樂。你最後留下遺言，望年青人愛真理向前努力。

在戰士頌中你坦白地說過：「我激盪在這綿綿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應該追逐那洪流，而且追過牠，自己製造更廣而深的洪流，如農夫之製造葡萄美酒。我如是燈，這燈的用處便是照澈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濤去洗滌一切海邊陳腐的積物。」

在生之歡樂的開端，你更顯明地承認：「有人把人生當作糝糠，我卻以爲牠是穀粒。有人把人生視同幻夢，我卻以爲牠是實在。有人把人生作爲苦藥，我卻以爲牠是歡樂。有

許多人以人生爲苦惱，黑暗，艱難，乏味，滯鈍，不自由，憎恨，醜惡，柔弱的象徵，我卻認爲人生是愛美，光明，自由，活潑，有爲，創造，進步的本身。」

你還勇敢的吶喊着：「人生的美，愛，力量，都是從奮鬥中創造出來。所以人不是環境的奴隸，而是環境的主人……從奮鬥的人格中，我們窺見生之光明，生之進步，生之有爲，生之自由……人生的解釋受了積極思想的指導，人將爲自由，爲光明，爲愛，爲美，爲構造，爲進步而生，因此人將與壓迫，黑暗，暴行，醜惡搏鬥。燧石因相擊而生火，人則由奮鬥而嘗到生之歡樂。」

我從未聽見過像這麼美麗的洋溢着生命的戰歌！在朋友中就只有你一個人是這麼熱情地在各處散布生命，鼓舞希望！在一個孩子的紀念冊上你寫着：「希望是人生所需要的，人如沒有希望，何異江河涸了流水。」你這條江一生就沒有涸過流水。不但這樣，而且你這江更投入在「那個人類生活的大海裏，」用你自己的話，「在大海裏你得到了偉大的生命力，發見了不滅的希望，」的確一直到死，你沒有失掉過希望。

你和我都曾歌頌過戰士，我們的戰士所用的武器，不是槍和刀，卻是智識，信仰和自我的意志。他把自己的意志鍛鍊成比槍刀更鋒利，更堅實，更耐久的東西。他永遠追求光明。他並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陽光，他卻在暗夜裏燃起火炬給人們照亮道路。對於他，生活便是一個不停的戰鬥。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帶着滿身傷痕而死去。你正是這類戰士的一個典型，你從不知道灰心與絕望，你永沒有失掉青春的活力。

「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棄工作，」這是我稱譽戰士的話。你確實做到了這地步的。甚至在最後的二年間，你的肺病已經進入第三期，你受着那麼大的肉體痛苦的折磨，在死的黑影的威脅下，你還實踐了你那「以有限的餘生，為社會文化思想運動作最後努力」的約言，完成了科學與人生，達爾文科學方法精華三部譯著。這許多萬字，都應該是在「胸部劇痛」和「咳嗽利害」中寫成的。最後躺在死牀上，你還努力寫着你那篇題作「理想社會」的文章。可見一直到死都是些什麼事情牽繫住你的心。

十幾年來你努力和死掙扎，你幾次征服了死，最後終於給死捉了去。這應該是一個

悲劇。但是想到你怎樣在死的威脅下努力工作，又以怎樣的心情去接受死，我覺得這是一個壯觀。一個朋友說，臨死的你比任何強健的友人「都更富於生命力！」另一個青年友人，卻因為你以瀕死之軀竟能夠如此平靜地保持着「堅決的信心曠達的態度」而感到慚愧。一個溫柔的女性的心靈曾經感動地為你寫下這樣的讚辭：「透過那為病菌磨枯了的身體，我望見了一個比誰都富於生命的欣欣向榮的靈魂！永遠不絕望，永遠在求生——為工作而生。」我應該給她添加幾句：而且像一個播種的農夫，永遠在散播生命的種子。你以一種超人的力量平靜地吞食了那一切難耐的病痛，將他們化作生命的甘泉而吐出來。難道世間還有比這更強健的人？還有比這更美麗的生命表現？

自然在你一生中，經濟的壓迫與生活的負擔很少放鬆過你。換上一個有利的環境，你也許至今還在美國的實驗室裏過着愉快的歲月。但是你也並不是沒有「向上爬」的機會。對你的生活有着決定的影響的更不是經濟的壓迫。你爲了理想纔選取現在走的這條路，而且也是爲了理想纔選取了過去的路的。甘願過着貧苦生活，默默地埋頭工

作在絕望的情形中苦苦地支持着一個教育事業，把忌恨責難，全引到一個人的身上，一直到用盡了自己的力量，使事情告一段落，纔又默默地卸下兩肩責任，去到另一個地方開始接受新的工作。這決不是受着經濟壓迫的支配，生活負擔的指示。若單是爲了個人的生活，你不會讓工作把你身體毀到這樣，若單是爲了個人生活，你又不會有那麼堅強充實的精力，在患病垂危的最後二年間還做出那樣多的事情。

通過了你的一生，你始終把握着戰士的武器。你的一生就是意志征服環境的一個最有力的表現，你做了許多在你的處境裏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在艱苦的環境中鍛鍊自己，創造自己，只爲了來完成更大的工作。你終於留下不少的成績和不小的影響而去了。你的死使我想到了法國大革命時的孔多塞，他安靜地寫下了遺言：「科學要征服死，」纔去接受命運的安排。我又想起一個躺在戰場上的兵士，他看見自己的戰勝的旗幟在敵人的陣地上飄揚，纔安然閉上燃燒的眼睛。

在有了這樣輝煌的戰績後，你對自己的死，是應該沒有遺憾的了。你是完成了你的



任務以後纔倒下的。而我們呢？作爲你的朋友，我們，至少我是沒有理由來哀悼你的。失去了這一個散布生命的人，失去這一個「生命的象徵」，像這樣一個生命的壯觀，如今竟然在我們的面前永久消去，應該是我們感到何等的寂寞。應該是我們來悲痛這巨大的損失。

在這裡我不敢提說到個人的私誼，這幾年來我已經失了不少能夠了解我，鼓舞我，督責我，安慰我，幫助我的有着黃金的心的友人，如今又失去這個不可少的你！十二年來的關切，鼓勵，期望，扶助，（我永不能忘記八·一三以後二月你匯款給我的事，那時你自己也是相當困苦的，）現在都成了一陣煙，一陣霧。我在成都得了你的死訊回來，讀到你生前寄出的告別信，那開篇的幾句：「無論屬於公的或屬於私的，我有千言萬語需要對你說，但我無從說起，」我只有伏在書桌上淌淚，範兄，我不是在爲你流淚，我是在哭我自己。

在你的告別信裏還有着兩段我不能卒讀的話，我不知道你是怎樣把牠寫下來的，

你甚至帶點殘酷的說：

「自去年冬至節以後，忽然變成終日喘哮不絕，且痰塞喉間，乎盧乎盧作響，咽喉劇痛，聲音全部啞失。現由中西醫診斷，謂陰曆十二月一個月為生死關鍵。

「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夠了病的痛苦，因為喉痛，連鮮牛乳雞汁都不能自由的喫。四肢和身軀已成枯柴，僅剩了骨和不光澤的皮。我已不能自己穿衣，不想自己研墨執筆，我的身體可說完全失了自由。」

在我們這些活着的友人中間有誰受過這樣痛苦的病的折磨？又有誰能夠忍受這一切而勇敢地一直工作到死？更有誰在自己就要失去生命的時候還能夠那麼熱情地到處散布生命，寫出洋溢着生氣的歌頌生之歡樂的文章？倘然有一天我也到了你這樣的境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保持着你的十分之一的勇敢和熱情，像一個戰士那樣屹立在人世的波濤中間？我更耽心自己是否還可以像你那麼寧靜，那麼英勇地去迎接死？

今天仍舊在這堆滿傢具和書報的寬大樓房裏，窗外街市中響着喧囂的汽車聲，塵土和炎熱不斷地落到我的頭上，身上，手上，紙上。時間已是開篇所謂「昨夜」後的第四天了，我剛從熱病中恢復過來。這幾天裏我不能夠做別的事情，我就只想到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你現在是永遠的離開我們了。一直到最後你還給我們留下一個戰士的榜樣，你還指示我們一個充實的生命例子，你對自己，對朋友都可以說是毫無遺憾的。正如我在前面說的那樣，你是盡了你的戰士的任務躺下了，你把這廣大的世界和這麼多待做的工作留給我們。繼續你的遺志前進，這正是作為你的友人的我們的責任。範兄！你靜靜的安息罷，我不能再辜負你的殷切的期望了。

從炎熱的下午到了陰雨的深夜，雨洗去了悶熱，但也給我帶來寂寞。而且這是帶點悲涼味的寂寞，一切都睡去了，除了狗吠和蛙鳴。十二年的友情又來折磨我的心。我從凌亂的書桌上，拿起你的信函，你那垂死的手寫出來的有力的字跡，正訴說着十二年中間兩個友人的故事。武廟中第一次的握手，也就是同樣的寫這信的手和拿這信的手罷，那

麼這應該是我們的最後一次的握手了。這樣的告別，這是多麼可悲痛的告別啊。

但是望着眼前的你的活躍的字跡，我能夠相信你已經離開了我們這個世界麼？

涼風從窗外吹入，我伸出頭去望天空，雨天自然沒有一點星光，但是我的眼前並不是一片黑暗。我想起了一顆死去的星，星已經早不存在於宇宙間了，但是牠的光芒在若干年後纔達到地球，而且照耀在地球上。範兄，你就是這樣的一顆星，你的光現在還亮在我們的眼前，牠在給我們照路！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夜重慶沙坪壩。

## 懷念

我讀到報上香港陷落的消息，眼前彷彿突然落下一重帷幕，周圍顯得陰暗起來，又好像從外面吹進一股寒風，連屋內空氣也馬上變冷了。

我呆呆地獨坐在樓上房裏，我的頭腦起初遲鈍如像變成了一個鉛塊，半點多鐘以後，我的思想忽然活動起來，而且活動得很利害。在這些時候我的眼前老是隱隱約約地現着你那和藹的笑容有一次你的蓋着濃黑脣髭的嘴張開，用熟習的聲音喚我的名字。但是我睜大眼睛，房內並沒有一個人影，窗外安靜地橫着奇形怪狀的石山。我纔記起我已經有三個星期不曾得着你的消息了。

我的書桌上還擺着那封未發的信，你的姓名分明地寫在信封上面，這裡的朋友們常常談起你，彷彿你隨時都可以在我們中間出現，我們不相信你從此就失去蹤跡。

三個禮拜原是很短的時期。不過在這些天裏永遠是大火，轟炸和激烈的戰爭，永遠是飢餓，流血和種種可怕的傳說。我們不敢想像你和一些朋友怎樣在這種每一刻都和死亡接近的環境裏活下去。有人殘酷地提出一個「死」字，又有人設想你們全進了敵人的掌握。但是我不能相信惡運已經踐踏了你們，用一個悲慘的結局來埋葬了你們的奮鬥的一生。

在我這樓房裏打開窗戶便可以看見在馬路上，菜畦中攤開的冬日的陽光寬闊的路上安閒地走着穿了各樣衣服的男女。他們的笑聲和話語常常輕快地飛進我房裏來，這周圍的空氣是很平靜的，很愉快的。在這時候想到另一個地方的激烈的戰爭和殘酷的屠殺似乎是不可能。要是沒有那幾張凌亂地丟在屋角的報紙，我還會懷着平靜的心情等候你的信，或者看見綠衣人推着腳踏車從馬路走下屋前的空地，便匆匆跑下樓去，看有沒有從你們那里來的函件。但是我現在不會做這樣的事了，我知道等待是徒然的。你不會給我寫信來，在你們所處的那種環境裏你不會想到寫信的事。你即使寫了信也

不會有飛機把你的信載到我們這裏。

在接連三個禮拜中我做了許多夢，有最好的，也有最壞的，你和一些朋友都平安地到了這裏，或者你們都遭了不幸。像後者那樣的噩夢更多，有一兩夜牠們甚至接連地來追逼我，在那些夢中彷彿都有一隻魔手扼住我的咽喉，或者一塊大石壓住我的胸膛，我不斷地掙扎着，我終於完全醒過來了。但是我發覺自己躺在灰白色的寒夜裏。包圍着我的還是那靜寂，可以摸到，嗅到，甚至可以看到的靜寂。的確靜寂帶着一種難看的，絕望的慘白色，而且有一種搔痛人鼻子喉嚨的氣味。牠似乎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夜也是這樣。我醒着，睜大眼睛望着夜，望着靜寂，夜是那麼深，靜寂是那麼濃，我的眼光又是那麼微弱無力。於是我的眼皮又垂了下來。

繼續着來的夢仍還是噩夢。你們又遭遇到不幸。我仍還在同那些可怖的景象掙扎：殘酷的轟炸，大屠殺，一個繁榮城市的毀滅。我自己等着接受和你們的相同的命運，或者我束手旁觀你們流血。忍耐到了限度，我又掙扎地醒了，這一次我把一幅棉被掀到牀下

去了。我突然感到一陣冷。我坐起來，仍是灰白色的夜，仍是無邊無盡的靜寂。我下牀去拾起被來。雨刷刷的落在窗外馬路上，這好像是剛剛開始的。我打了一個冷噤，又睡進被裏去。

過了一會，我仍還睜着眼睛。除了夜和靜寂，我什麼也看不見。我疑惑地想：究竟先前的是夢，抑或現在的是夢？我想不透。我開始感到疲乏了。忽然我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一個親切的喚聲：

「××，回來哪！」

接着是另一個女人的聲音：「回來了。」

聲音繼續着，自遠而近。同時我的房間裏閃動着淡淡的燈光。在窗紙上我看見燈光和人影移動。我不知道走在馬路上的是幾個人，只聽見「回來哪——回來了」的喚聲。人們慢慢走過去。聽聲音好像這全是女人。這深夜！雨沒有停止，反而落得更急了。

但是那幾個女人好像沒有感覺似的慢慢地走着，叫着。在靜夜裏她們的叫聲顯得



很悽慘。一聲，兩聲……漸漸地低下去，去遠了。

這是母親爲生病的孩子叫魂的聲音。同路的大約也是病人的親屬，我不知道她們一共是幾個，不過據我推想，多半是三個。我彷彿聽見三個人的講話聲。這樣一想，我立刻記起我在什麼地方見過的一個景象了。不錯，我在梭羅古勃的小說古屋裏看見了的：三個女人在花園裏月光下悲哀地喚着一個孩子的名字，她們等着那個永不會回來的孩子的歸來。母親哀痛地喚着：「波利亞，波利亞呵！」祖母含淚回答着：「波利亞不會來了，波利亞已經不在了。」姊姊向着月亮伸出手哭喊：「波利亞已經被絞死了！」三個人並排站着，望着月亮哭泣。

這母親的心，親屬的心，是可以歷萬劫而不滅的，我不能非笑這樣的女人，我甚至不想非笑在我窗下冒急雨，犯寒氣，爲孩子叫魂的迷信的婦女。難道她們真會叫回孩子的失去的「魂」麼？自然不會。但是母親的心有時也會治愈孩子的疾病的。

雨仍在落，不知怎樣我的睡意被這一陣雨掃去了。我在牀上翻來覆去地想着。我又

想到你，想到你們。你們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爲什麼不設法透出來一個消息？或者你們真的不存在了？或者真的陷了？在敵人的手裏？這不可能，我不相信那些謠言。我想呼喚你們，尤其是你。（我和你曾經共過患難，一同在廣州的大轟炸下逃出了性命，一起從廣州的虎口中逃出來，那次的情形和這次的應該有十分之四五的相似處，但是這次我卻安居在這里，對你甚至無法伸出一隻救援的手。）然而你們怎樣能夠聽見我的聲音呢？我奇怪：難道友人的心就不能像母親的心那樣永互萬古麼？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靜寂的寒夜過去了。接着來的是同樣一個苦痛的夜。我又被噩夢驚醒，而且我又聽見三個女人在馬路上走過，一路叫喚着。我不能再閉上眼睛，我又在想一些事情。從母親的心我又想到友人的心。這次我因自己的「束手無策」感到苦惱了。爲了安慰我的心，我呼喚了你們幾個友人的名字。沒有回應。我這聲音是不能夠越過山越過海的。

於是我只得求助於幻想了：第二天太陽剛剛出來就聽見你在窗下喚我，我便下樓去爲你開門，讓你坐下，喝一杯你喜歡的茶，然後聽你暢談脫險的經過。

幻想終於是幻想。我又坐在窗前寫這篇懷念的文章了。不，我在這裡應該寫「坐在樓下飯桌前面，」因為拿起筆開始寫這篇文章時我是坐在樓上房裏，時間是十二月二十幾日，現在卻是一月十七了。病使我中途擱下筆；我打過一次擺子，好些天不能多用思想，不能做事情，我又白白地花費了三個禮拜的光陰。這中間，除了謠言外，我得不到一點關於你們的消息。懷念把寂寞堆在我的心上和我的兩肩上，我無法排遣，只得再拿起筆每天寫一些字，我已經塗壞五張稿紙了。

以上三段是昨晚寫的。今天是一個溫暖的晴天，這裏發過兩次警報，現在是午後一點半鐘，第二次警報還沒有解除，我關起門在樓下飯廳裏寫字，我仍還在寫這篇短文。你看，我的心又在呼喚你們了。你爲什麼至今還不給我通個消息？你，你們未必到現在還聽不見這樣一個友人的呼喚？

我想，你們應該聽見的，至少有一天你們會聽見的。那麼我希望你們早日安全地歸來，和我們一起呼吸自由的空氣。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桂林寫完。

## 紀念憾廬先生

工人堆上了最後的一撮土，細雨便跟着夜色來了。我又一次揭下帽子，晚風冰冷地敲着我的頭好像要給我喚起那些記憶似的。我轉頭望望四周，一片黃沙，一堆山影，幾棵枯樹，除了我們這一羣十多個，再不見一個人影，工人們收拾了器具走了。我最後一次望了一下這低低的新塚，然後戴上帽子，我也動身回家了。我的眼睛是乾的，那裏面沒有眼淚，有的只是一個人的影子。我敬愛的亡友，你的影子送我走過那些泥濘的道路，一直把我送到籬笆門前。我到了家，看見那親切地招呼着我的燈光。兩所房屋緊緊地靠在一起，可是我回了家，你的影子卻永遠地消失了。

廳堂裏那張竹沙發上坐着另一個朋友，那原是你從前常常坐的地方，那飯桌是你靠過的，那板凳也不知被你坐過多少次，那窗板也會好幾回由你親手裝上，那茶杯，茶壺

上面應該還留着你的指痕。板壁和土地也會聽見過你的爽朗的笑聲，整個廳子似乎都在呼喚你回來。但是一屋子的淒涼的臉色給了一個多麼絕望的回答：你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

在外面爆竹聲萬馬奔騰似地響着，空氣裏彷彿隱約地飄盪着一陣一陣的歡笑聲，這是一個喜慶的日子，一個歡樂的日子。我們也想跟着這個城市發笑，我們也想說些吉慶的話，可是我們的笑容是憂鬱的，我們的笑聲是空虛的。便是最會講話的嘴現在也顯得笨拙了。朋友們常常用苦痛的眼光對望着，然後露一個無可如何的微笑。大家都明白任何努力也不能夠即刻除去各人心上的重壓。我們開始覺得這種團聚是一種難堪的折磨了，城裏的朋友便借了種種的口實一個一個地走開了。剩下住在這裏的幾個人默默地對着一盆火坐了許久。

夜在接連不斷的爆竹聲中慢慢走了過去，牠並沒有驚動我們，在隔壁你的房裏靜靜的沒有聲息，黑黑的沒有燈光。我的眼皮漸漸地垂下來。朋友們也都埋下了頭。方桌上

一盞植物油燈也漸漸地暗淡了。我是在做夢嗎？在這里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嗎？什麼都還是同以前一樣的嗎？

我突然喫驚地睜大了眼睛，這不是夢。什麼都沒有改變。就只是你不會回來了，永遠不回來了。

我敬愛的亡友，十三年以前我們在泉州的武廟裏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也曾想到十三年後今天的這情形麼？

十三年，那些數不清的長日子，我應該忘記了許多事情。可是你那時的面容還很清晰地留在我的腦裏，我們沒有機會講許多話，我只默默地注視你那溫和的微笑。這微笑經歷了長久的艱苦的歲月都沒有消去。牠慢慢地把我拉向你的身邊。在七年的沈默之後我們偶然遇在一起，我又在你的臉上見到那同樣的笑容，遲疑和拘束，在一瞬眼的功夫完全消失了我興奮地握着你伸過來的手。友情從這里開始，苦難鞏固牠，歡樂裝飾牠，在寒冷中我感到牠的溫暖，在暗夜裏我見到牠的光輝。我開始爲了那沈默的七年責備

自己。現在在一個平凡的面貌下面，我聽到了一個偉大的心的跳動了，我又開始爲自己慶幸。

從那時到今天整整六個年頭過去了。我不能計算這七十二個月中我從你那里得到多少東西。你太慷慨了，你爲我打開了你那海似的心，讓我的渺小的心靈在你的鼓舞，安慰，幫助下生長起來。有一個時期在上海租界裏敵偽的魔爪向四處伸展，死亡在我們的周圍窺伺，外面散布着種種的流言，人對自己常見的朋友都不能夠相信了。一天晚上我接到幾次朋友們警告的電話，我也把這似可信似不可信的消息用電話轉告你。在電話中我聽見了你那爽朗的笑聲，我的心安了。這些日子裏都是你的笑聲引起我的笑聲，你的鎮定和樂觀增加了我的勇氣，你的豪俠的精神淨化了我的心靈，正如在廣州大轟炸中和從廣州脫險出來的日子裏，我因了你的友情的鼓舞而更勇敢地直視着死亡的威脅一樣。在任何時候我都覺得我不是孤獨的。在危險當前，黑雲蔽天，最絕望的時候，我找到了一個精神的依傍，我原是一個渺小的人，但我現在也知道爲大義獻身，我原是一

個心貧的人，但我如今也願意做一塊木柴給別人添一點溫暖。我始終是在朋友的庇護下面生活的。你正是那些能夠了解我，鼓舞我，安慰我，督責我，幫助我的友人中的一個，現在我又能夠在什麼地方去尋這樣的友人呢？

我不應該在這里嘮嘮叨叨地訴說個人的私誼。我太自私了。負擔着這損失的，不只我一個，還有更多的人在悲痛中過日子，他們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親，這損失更是不能補償的了。在他們的旁邊我沒有權利悲歎哭泣。我更沒有權利用過去的回憶折磨他們。你原是一個口如懸河的辯才，卻默默地和他們訣別。一瞥最後的注視，一滴最後的淚，你放心地閉了眼睛。你自己安息了，你也把安靜留了給他們，一直到死，你都是一個謙和的人，一直到死，你都是在替別人着想，你永遠想到別人，忘了自己。

我沒有看到你同死掙扎，我沒有看到你在死面前顯出膽怯的樣子，你死去如同酣睡。「我沒有病，我沒有病，」你不知說了多少遍。我們不相信你的話，其實也許你比我們更清楚。你是有道理的，因為直到最後還沒有一個醫生看出你致死的病源，而那個一口



斷定一個星期包好的名醫幾次挺起肚子坐在車上經過你門前時也忘了下車來問一句他賣出的那幾十顆高價的「特效藥」是否靈驗了，要是你現在還有知覺，我想你一定會望着他發出你那爽朗的笑聲的。

然而我們卻不能夠笑了，我們不是大量的人，不能夠寬恕那疏忽和愚蠢的，他的輕率的診斷在許多人的心裏挖了一條溝，那是無法填滿的了，縱使我們活到百年的高齡。我敬愛的亡友，原諒我又在這里訴說我個人的損失，不過你不會誤解我的意思，我並非說你只是在幾個人中間發光的人。你的死使神聖的抗戰失掉了一個熱烈的擁護者；使崇高的救世理想失去了一個真誠的信徒；使一般為正義奮鬥的人失卻了一個忠實的朋友，你是一個理想家，但你又是實際的人，你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你又和非宗教者做了好友。你在朋友們中間發射着光彩，但你單單為了一件小小工作就犧牲了生命，的確，你是為了你那該死的刊物（你罵牠該死，更可見你是如何愛牠！）死的。你為牠犧牲了健康，犧牲了安樂，犧牲了家庭幸福，甚至冒着種種危險，你將自己的心血和精

力熬成墨水，給理想多塗一點光彩，為抗戰多盡一分力量。這些年來我就沒有看見你開過一天，最後躺在病牀上，你還帶着焦慮地籌劃刊物的維持與發展。就在去世的前兩天，你還關心地問起刊物的事情。你不會想到就在這麼短短的時間以後在你自己的刊物上會印哀悼你的文章。

六年來我的眼睛牢牢地注視着你的生活，我看見你怎樣掙扎怎樣跌倒，又怎樣爬起來繼續前進，沒有人在旁邊攙扶你一把，或說幾句切實的安慰的話語，但你永遠是樂觀的，永遠是謙和的，你從不怨恨別人，只是苛責自己，六年來你就沒有暢快地休息過一天，你忠實地守着你的工作，你終於死在你的崗位上，固然，你的事業並未成就，你的抱負並未實現，但是，你已經盡了你的職責死去了，你是不該有遺憾的。以後的責任應當由那些活着的人擔負，希望他們能好好地繼承你的遺志，實現你的抱負，讓你更光輝地活在你的事業裏罷。

門外寂無人聲，夜是這麼深了。我還坐在方桌前面拿起一支筆，寫着你的事情，這方

桌就是你從前工作的地方，廳子裏除了新添的一張寫字檯以外，一切跟你在時完全一樣。但這已是我寫了開篇以後的一個多月了，也就是你離開我們以後的一個多月了，在燈光的四周聚着一團黑影，彷彿有一對眼睛在向我注視，我忽然聽見了一聲輕微的咳嗽，聲音是這麼熟，桌上正放着一杯熱氣騰騰的濃茶，我說：「你坐下喝杯茶吧，」我驚喜地擡起頭，可是我只看見映在牆壁上的熱水瓶的影子，沒有一個人，我原來是在對自己講話。你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

門外是一個落着細雨的夜，在那邊，潤溼泥土下面一定很冷。但願叫號似的風不要驚醒你的長眠。我想到伴着你的一片黃沙，一堆山影和幾棵枯樹，心隱隱地發痛了。原諒我這個自私的人，我獨自享受了溫暖的燈光和熱騰騰的濃茶……對着這一屋子的淒涼的靜寂，我只有憤然擲下我這管禿筆。

一九四三年三月桂林。

## 寫給彥兄

在報紙上看到你的死訊，我覺得心裏空虛得很。我躺了幾個鐘頭，沒有講一句話。這時候我願意我能忘記一切，但十幾年前的往事偏偏來到我眼前。是的，我的眼睛不肯休息，牠們找回來那些我以為我早已忘卻的事情。我看見你穿着一件白襯衫帶着一個本地小孩走到鼓浪嶼一家濱海的旅館裏來。在二樓那間寬敞的房間裏，暢談了一點多鐘以後，我們成了朋友，那是十四年前的事。那次並不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而我知道你的名字，卻更要早六七年。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你的「燈」，你的「狗」，感動過我。那種熱烈的人道主義的氣息，那種對於社會的不義的控訴，震撼了我的年青的心。我無法否認我當時受到的激勵。自然我不能說你給我指引過道路，不過我若說在那路上你曾經扶過我一把，那倒不是誇張的話。我們十三年的友情就建立在這一點感激上面。我始終沒有讓你

知道我這小小的祕密。其實我何必要告訴你呢？在我們這分多於聚的十三四年中間，我們也曾一同經歷過苦難的日子，分享過友朋暢談的歡樂。不論在泉州某高中的教務室裏，上海法租界某公寓的小房間內，或者上海信義邨的住家，或者桂林福隆街的寓樓，我沒有看見你有過十分暢快的笑容。生活的擔子重重地壓在你瘦削的肩上，牠從沒有放鬆過你。這些年你一直在跟牠掙扎，你始終不肯屈服，你要暢快地吐一口氣。可是你愈掙扎，愈是透不過氣來，好像這就是對你的懲罰一樣。我知道，要是你肯屈服，肯讓步，肯妥協，你一定會過得舒適，安樂。你並不是不喜歡舒適和安樂的生活。然而你的性格不讓你有片刻的安寧。你的性格偏使你拖着大家兒女在各處漂流。在某一點上，你有些像羅亭，這並不是說你能說不能行，我是說你不能適應環境，你不能爲自己建立一個安定的家，你不能爲了個人的安樂，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你到處撞，到處碰壁，可是長期的困苦並不會磨去你的銳氣。就是在患病以後，不管躺在牀上，或是拄杖緩行，你還是昂着頭在撞，你還是因碰壁而惱怒。後來你的聲音啞了，結核菌蠶食着你的喉嚨，肉體的痛苦，跟隨

死亡的逼近一天天在增加着，你還是不肯放下你的筆，你還是不斷地爲你創辦的文藝雜誌焦心，直到最後，你身上只剩了一層皮，你只能用鈴子代替你的語言，你還是沒有失去對生命的熱望，你還是沒有失去求生的意志。在生，沒有人稱你做一個戰士。事實上許多年來你一直在奮鬥，你想爲你自己，也爲別的一些人創造一個較好的環境，可是結果你終於痛苦地死在寂寞和貧窮裏，像一個死在戰地上的兵士，你沒有看見勝利的希望就閉了眼睛。即使有人說你沒有留下光輝的戰蹟，（其實你一部分的作品不也就是光輝的成就麼？）但誰能否認你不是一個勇敢的戰士呢？

雖然我們中間有着十幾年的友情，可是我沒有資格論斷你。我這里說的只是一個朋友的意見。認識你的人都有着他對你的一種看法。不管他看重你的好處，或注意你的缺點。你兩樣都有，因爲你是一個人。而且我們誰又沒有更多的缺點呢？況且作爲一個十幾年的朋友，我在你苦難中給過你夠多的助力麼？我分嘗過你些許的苦痛麼？我做過什麼減輕你苦難的努力麼？那麼我還有什麼資格在這里絮絮地談到你；誇張地訴說我們

中間這一點友情呢？

不，彥兄，你多少知道我一點，那麼你會明白你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些什麼東西。正是在兩年前，有一天傍晚你從桂林三家村寓所把我送到洋橋，我要你陪我進城，到一家小館裏喫點東西，多談個把鐘頭，你因為天晚身體不舒服，不肯進城。我們站在洋橋頭，隨便地談了一刻鐘的閒話，然後你支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了。我望着你那歪斜地走着的身影，在逐漸加濃的夜色中消去，我的心忽然隱隱地痛起來，淚水迷糊了我的視線，彥兄，我不是在爲你哭，我是在哭自己。我那時就想到在你身上也活着我一部分較活動，較快樂的歲月，牠們快要跟着你死去了。這些年我哭過世彌，哭過範兄，哭過憾翁，現在又輪着我來哭你，每次我都在埋葬，我不是在埋葬你們，（自有你們的親屬來使你們的遺體得到安息，）我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那就是跟着幾個朋友遺體埋葬了的一些歲月，在那裏面也許還有些少金沙似的發光的東西。現在即使年歲能夠倒流，我也找不到像你們那樣印證的人了。

今天，我坐在那間陳設凌亂的書店辦公室裏，對着一盞昏暗的電燈，給你寫這封訣別的信，這一封你已無法看見，而我不得不寫的信。門外是一條熱鬧大街，隔壁戲園剛剛散場，一大羣人的腳步和笑語，潮水似地在門外流過。接着又是小汽車急駛的聲音，然後又是一男一女在大聲相罵，一個賣炒米糖開水的小販走過了，兩個女人幾哩刮啦地走過了，又有人在大聲喊「煮兩碗抄手」。只隔着一堵牆，在門外，人們在享樂，在活動，在笑，在吵。在我這里卻只有老鼠啃字紙的小聲音，伴着我的，是寂寞，是一些正折磨着我的回憶，還有一顆飽受熬煎的苦痛的心。永別了。我的亡友，在敵騎踐踏的星子岩的土地中，你的睡眠不會是安適的吧。但是我們不久就會回到你身邊來的。那時我要在你墓前背誦「燈」裏面求母親收回那顆愛人類的心的哭訴，「狗」裏面那些漠視弟兄痛苦的自責。我還要告訴你，我怎樣在我們兩人都喜歡的地方（鼓浪嶼）去尋找我們的腳跡。當你知道你是怎樣地活在朋友們的心中時，你或者會原諒這個未能在你最痛苦的時刻來到你身邊的友人吧。

一九四四年八月重慶。



## 紀念一個善良的友人

### 一

今天在街上看見一個背影跟你很相似的人，我幾乎要叫出你的名字，可是我立刻想起你已經在三個月前離開這個世界了。

這大半年來，我的生活特別亂，我的心特別煩。過去的每個日子都給我帶來新的追悔，新的苦惱，「生命的浪費」的感覺壓迫着我。我像是一個被判定在監牢裏憔悴一生的囚人，我不敢用思想，我怕觸動我對於無法達到的東西的渴望。我又回到寫靈魂的哀號（註）的時代了。（你一定記得十三年前我在你住的那個北平小小公寓裏寫的那篇短文吧。我知道你那善良而敏感的心對朋友的任何事情都不會忘記的。）可是那時候我

還有我的一支筆，可以整天寫出我心裏的話，現在我有的卻是那無數瑣碎的事情。我無法擺脫牠們。我始終絕望地掙扎着，我在同牠們掙扎。這時候我多麼需要友情的安慰和鼓舞。我想找個機會去你那里同你暢談一兩個整夜，因為在朋友中你是比較了解我而又願意聽我發牢騷的人，正如你自己所說，你「一直在繫念着」我，而且恐怕再沒有像你這樣繫念着朋友的人。並不是我沒有機會。我知道你隨時都歡迎我去。還是那些雜事耽誤了我。於是我等着，你進城，你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裏還提過，「不久就要進城『就業』」的話。我一直在等着……等着。可是一月十八日早晨我突然在報紙上看到你的死訊。是用小五號字排的，不過短短的三四行。我不能相信那是關於你的消息，不能用這模糊的鉛字的痕跡和朋友們告別。然而過了三個鐘點，同你住在一個地方的友人乙兄的快信到了：

「崇羣今晨三時二十五分長逝於江蘇醫院，因醫院不能久停，無法俟友好齊至，一瞻遺體始行安葬，爰定後日（十七日）上午九時落土。心痛筆重，容緩詳告。」

一切可能有的疑惑和希望都消滅了。想不到一張薄薄的信箋卻能夠毀滅那麼多的東西。「死！」我腦裏只有這一個字。朋友，這次真是永別，你竟然一聲不響地悄悄走了。這封短信在郵路上走了四天，我到十八日的下午纔看到牠。我趕到你長眠的地方，卻只能看見一坯新土和兩個紙製花圈。花圈上貼着白紙條：「崇羣先生千古……」除了你的名字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使人相信躺在這鬆鬆土堆裏的會是你本人。那是一個斜坡，旁邊有兩座簡單的墳墓。不知道是怎樣的人做了你的鄰舍。你躺在那里應該是多麼寂寞。

我在你墓前站了五分鐘光景，我沒有向你說一句話，或者行一個禮。我默默地跟着朋友們走到渡口去，要是在一個月前你一定會跟我們同去的，可是現在我們卻撇下了你。十四年的友誼就這樣夢也似地結束了。離開那個地方的時候，我在心裏暗誦着你從前寫給我的那句話：「我們無端的相聚又無端的別離了。」

無端！難道這真是無端的麼？

就在這一天的晚上，我睡在江的彼岸，半夜裏風敲着窗，窗門被吹開了，寒氣從洞開的窗戶撲進來，把我從夢中驚醒。屋子裏一片黑，外面是砂土飛舞的聲音。我不能睡。寒風從四面八方襲來。身子的顫抖使我的頭腦特別清醒了。我想到躺在土裏的你……那個光禿的斜坡，那些經不住風吹雨打的鬆鬆的土塊……最後我想到這天傍晚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你臨死的情形。

「他真是太善良了，他一直到死都不願意麻煩別人！」那朋友歎息地說。「我從沒有見過像他這樣善良的人。」他的太太說着，眼圈已經紅了。

我蜷縮在被窩裏，一邊低聲重唸着他們的話，一邊流着眼淚。

只有在這時候我纔知道我的損失是多麼地大。我失去了一些永遠找不回來的東西，一些我應該珍惜卻沒有好好珍惜的東西。在我們相識的十四年中間我不知錯過了

多少次和你相聚，和你通信的機會，我沒有好好地認識你的純白的心靈；我也沒有盡我的力幫助你同疾病，同困苦掙扎，我也沒有盡我的力幫助你安排一個較好的生活。我給你的只是一些空話，一些不能實現的希望。一直到你死，我沒有能給你一點安慰，減輕你一些寂寞和痛苦。作爲一個朋友，我是辜負了你的信賴了。

### 三

在這不眠的寒夜裏，我重溫着我們十四年的友情。在這動亂的，漫長的十四年中間，我目睹了夠多的人世的興衰，我忘記了不少的事。可是我們相識，相聚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我回想着，回想着，我的心慢慢地溫暖起來，黑夜也逐漸淡去，你那溫和善良而帶着白色的面顏出現了，還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帶痰的咳聲，關切的問詢。這一切彷彿是永不會改變的東西。從最初的相識到最後的會晤，我沒有看見你改變過一點，

甚至不治的痼疾，甚至人世的苦辛，都不曾毀損了你的面容和心靈。

「一九·一八」事變的前幾個月，我去南京訪乙兄，在成賢街一個小樓上我們第一次見面，沒有經過第三者的介紹，我們各人說出自己的名字。我讀過你的文章，你也讀過我的。在我等候乙兄的兩個鐘點裏面，我們談了將近一點半鐘。這不是普通的寒暄，這是肝膽的披瀝，心靈的吐露。我沒有談起我的過去，你也不會說到你的身世，可是這天傍晚我們握手分別時，卻像是相知數十年的老友。

過了一天我便回到上海。我們中間信函的往返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當時你正代一個朋友編輯一份文藝雜誌，我做了這雜誌的長期寫稿人。每個月在一定的日期我為你寄出一個短篇。你收到我的稿子，總是老實地寫出你讀後的意見，有時也不客氣地指摘我的弱點和錯誤。這態度，這習慣，你一直到死前兩個月還保持着，雖然你早已不做雜誌的編輯了。去年十月我的小說憩園出版，你還是牠的一個精細的讀者，你甚至為我指出那書中的一個「小毛病」（你客氣地說，那是「小毛病」）而我自己和別的一些

讀過這小說的朋友卻都把牠看漏了。

有一次（還是在「九·一八」前）我寄你一篇我的眼淚，這小說是爲了紀念那個被稱爲「二十世紀最優美的精神」的意大利賣魚者凡宰地寫的。你第一封信向我敘說了你的感動，可是接着又來了第二封信，你憤慨地告訴我你爲了我這篇文章同雜誌社負責人發生了爭執。第三封來信說負責人已經讓步，不再阻止這篇文章的發表了，卻只要求將稿子壓一期付排，你還預備以去就力爭要我的小說早與讀者見面。我感謝你對朋友的熱誠和做事的認真，可是我不願意你爲這一件小事就放棄你的工作。我便另外寫了一個短篇給你寄去。這就是我收在「短篇小說第一集」裏的未寄的信，牠占據了眼淚的地位。但眼淚在下一期雜誌上也居然堂皇地與世人相見了。你應該是我見過的一個最有責任感的編輯吧。後來我又爲你的雜誌寫了長篇小說「雨」，可是牠只刊出一半，你就因病或者因爲別的事情離開了雜誌社，離開了南京。從這時起我就沒有看見你的名字印在任何文藝刊物上面。

「一·二八」滬戰爆發的那夜晚，我正在由京開滬的火車裏面，車子開到丹陽又折回了南京，使我在那里同你多聚幾天。在我那篇從南京回上海中我這樣寫着：

「……下午醒來，到一個朋友那里去。朋友看見我便驚喜地說：『原來你回來了！我們正在替你擔心。』我很感激朋友的關心，但我看見桌上一張新民報號外，我的心又被沈重的石頭壓住了……」

「『看這情形，上海是沒法回去了，天津恐怕也危險，你預備在南京多住幾天吧，住旅館不方便，還是搬到我這里來住好些。』這是朋友的殷勤的勸告，在平時這樣的話我是很喜歡聽的，這時牠們卻把我的希望殺死了……」

「在朋友那里談的只有憤激的話，苦痛的話。朋友也是一個有心而無力的人，他的身體比我的壞。他有着肺病，最近還吐過血，他是需要靜養的，和他多談話，只有增加他的苦痛。我已經看見他的沒有血色的臉上怎樣燃起了憤怒的火，他那隻捏着報紙的手怎樣拘攣着。然而我們能夠做什麼呢？我們的口只能在屋子裏叫，我們



的手只能拿筆……」（控訴集）

一個星期以後我安全地回到了上海。過了幾個月你也到了北平。

這年九月我去北平看你，我在你那個小小公寓的小小房間裏住過幾個夜晚。那時你新結了婚，但好像你讓你太太住在岳母家，你一個人睡在公寓裏養病。還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只是精神較差一點。

關於這次的相聚，你寫過一篇短文。你寫着：

「記得你來的時候你會那樣關懷地問：

「——在這裡，聽說你同着你的妻。

「——是的，現在，我和她兩個人。」

「我誠實的回答你，可是我聽了自己的答語卻覺得有些奇異，從前我是同你一個樣的跑東跑西，總是一個單身的漢子。現在，我說「我同她兩個」——竟這樣的自然而平易！

「你來的那天白日，她便知道她的寂寞的丈夫還有一個孤獨的友人。直到夜晚她纔喘噓噓地攜來了一牀她新縫就的被子。

「我爲你們介紹着說：

「——這就是我的朋友；這就是你適纔所提到的人。

「那夜她臨走的時候我低低地問：

「——一張牀，我和朋友應當怎樣息呢？

「——讓他在外邊，你靠裏……」

「朋友，你在我這里宿了一夜，兩夜，三夜……我不知道那是偶然，是命定，還是我們彼此的心靈的安排？」

「有一次你似乎把我從夢囈中喚醒，我覺出了我的兩頰還是津溼。我幾次問你晨安，你總是說好，可是夜間我明明聽見了你在牀上輾轉……」

（寄健康人一對石球）

你把這篇文章題作「一對石球」那對有着紅色斑點的石球是我在頤和園裏買來的，我打算把牠們帶回上海，卻忘了在你那間小屋裏。你說要給我寄去，我更願意把牠們作爲紀念物留在你那里。那次在北平我玩了好些地方，卻只有兩次拉着你和你太太同路。一次是遊三殿，你們讓我一個人進去，卻坐在進門處石階上等候我。你喘着氣告訴我，你委實沒有力走到裏面去了。你那時身體似乎很壞，連走路都很費力。你整天就坐在公寓裏安靜地挨着日子。還有一次，我們坐車去看電影，到了戲院門口，你用力拖住我，好讓你太太去買了票。我知道你的性情，我必須讓你那願意使每個人歡笑的心靈得到滿足。從電影院出來我又跟着你們到附近一家廣東酒樓去。我默默地看着你們夫婦紅着臉（病態的紅）帶着歡笑張羅一切，我臉上露着笑，心裏卻只想哭。我也許只是一個卑微不足道的利己主義者，可是在這一刻我卻願意拿我一生的時間來換取你們的健康。我不能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我活着不就是在浪費我的生命？

酒澆在我痛苦的心上，我醉了。回到公寓裏我不想說話，我卻拿出稿紙寫起我的靈

魂的哀號來。

第二天下午我離開了北平。你扶病送我到車站，你太太也去了。開車的時候我從三等車廂裏伸出頭來，你們還站在月臺上頻頻對我揮手。我萬想不到這一別就是三五年，而且我永遠見不到你那位好心的太太了。

在車上我想起了幾句話，一到上海我就把牠們寫了給你：

「我無端的來，無端的去。打擾了你們好幾天，分享了你們一些快樂我帶走了。一些東西，也許還留下一一些東西。可是過去的終於過去了……」

第二年秋天我又去北平，但你們已經回到南京去了。在一篇短文裏我這樣寫着：

「火車在細雨濛濛中離開了浦口，時候是十一點鐘。我沒有留我的腳跡在南京，我是有遺憾的……尤其使我望念的是那個染着不治之疾的朋友和他的夫人。他最近還寫信給我說：『只要在我得到一刻沈靜的時候，我便追懷着你。我是漸埋漸深的成了一個泥人了。我常常希望因為有痼疾而早結束了我的生命。』去年我

在北平承他款待了我一個多星期（這中間我在城外朋友處住過兩三天）和他在一張牀上度過了那些夜晚，聽了他許多次的咳聲和夢囈我帶走的他的印象到現在還沒有褪色，依舊像去年那樣地鮮明。『心靈的純潔與偉大』只有他可以受這個評語。我知道，但沒有人了解過他。他如今是在艱苦的生活的鬪爭裏，社會的輕蔑的眼光下面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每次我讀着他的混合着血和淚的散文，我的全個心靈都被擾亂了。我常常在心裏狂叫着：『他是不能夠死的，他應該活下去，強健起來，去享受生活裏的幸福。』但誰能夠使這願望實現呢？……』

（旅途隨筆：三等車上）

沒有人回答我這個呼籲，後來連我自己在忙亂的生活中也忘了常給你去信。我只寄過你兩三冊我著譯的書，秋天裏的春天便是其中的一本。這應該歸罪於我，因為你居南京，實在追不上我的腳跡。

但是在我去日本的前兩夜，我還有機會在上海一家公寓裏同你相見。記得你那時

剛從南京來，暫住在一個朋友在公寓裏定下的房間。小小的屋子裏已經坐了四五位客人，他們應該是那朋友的友人吧。裏面有一個偶爾在雜誌上發表一兩篇短文的作家，我平日頗討厭他。看見他那油滑的面孔，我無法和你談話，在那個不通氣的房間裏坐了不到半點鐘我就匆匆告辭走了。我沒有對你說明我匆匆告辭的原因，正因為「匆匆」也忘了向你討一個通信地址。

第三天早晨，淺間丸載着我向橫濱駛去。三天後我到了那個地方。在那個島國的居留期中，我改換了我的姓名，除了兩三個朋友，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從這時候起整整有二十二個月我們沒有通過信息。我失去了你的地址，你也不知道我的蹤跡。

然而兩年以後，一個秋天的傍晚，我在上海意外地接到了你的信，我認出你的字跡，我高興地對自己說：「我又找回他了！」可是拆開了信，我看到的卻是這樣的話：

「……你還記得在南京，不在這個廣大世界上，有一個你繫念過的人，你會爲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生活……並且他也一直在繫念着你。病沒有使他

滅亡還如你所希望的在生活着……就是你曾經把一對石球遺忘給的那個人，也是寫了一對石球寄贈你的那個人。

「朋友，五年的時光一霎間的過去了。如今除了我還在繫念着我的幾個私自景仰，私自嚮往的友人之外，怕再沒有如我這樣的在繫念着我的友人了。我是一無所有的。你所希望於我的，生活下去，這便是我生活下去的一條荒涼的寂寞的路程。

「朋友，你還記得你一度闖入我們蜜一般的生活圈裏；不但不會把你看作生客，還把你當作蜂王，當作長老的我們麼？一個人小心翼翼的爲了你抱了新縫的被來，一個人誠誠懇懇地留着你抵足而眠麼？那一個是你知道的祖英，也許經過了五年你早已把她忘記了。她是一直的和我在一起，她是一直的和我一樣爲生活而苦苦掙扎。她在上月二十五日傍晚已經死去了，她想掙扎再也不能掙扎的向生活永訣了。

「想到那些日子，纔是我們生活的日子，想到那些日子裏有過你，我們生活的

日子纔彷彿有過記錄。現在什麼都完了，祖英一死，連那些生活裏有過記錄的日子也沒有了一個人知道，沒有一個人談起了。

「想到前年秋天她每天給我讀一節你贈我們的秋天裏的春天，我們每每隨聲對泣。愛巴達查爾師，又怨他。誰還料到祖英死後我再對你提起這個書中人物呢？

「祖英臨死的時候還說：她死，我將是世界上最一個飄泊的人，我飄泊到什麼地方去，又爲什麼飄泊她就沒有給我接話連我也不知道！正因爲我是一個平凡地想平凡生活下去的人，我想我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打擾你了，我想着祖英，想着你，想着我還有自由可想的人……我就這樣地再可以生活下去了嗎？你該應我一聲！」

我讀着這封信的時候，另一個和你相熟的朋友正坐在我旁邊，他也是兩年多沒有得到你的音信了。我把信拿給他看。我們默默相對，許久都講不出一句話。

我回想着那個紅紅臉的年青主婦的面影，我暗暗地問自己：這不是夢麼？爲什麼她



應該這麼年青的離開這個世界！

可是這一次我不能再沈默了。我立刻回了你的信。我盼望着「明年的春風會給你煽起生命的烈焰，給你吹散苦痛的回憶，」使你能夠強健的活下去。

那個朋友也給你去了信，他當時正在上海編輯一份純文藝月刊，要你寫點稿子來。你並沒有寄過文章，可是我們的通信卻不曾間斷過，並且一直繼續到「八·一三。」

那個朋友在北平住得比較久。有一次我們談起你，他纔告訴我，你在北平還有一個老家。你住在那個湖南人開的公寓裏的時候，你家裏人知道你在北平，卻不知道你住在什麼地方。後來你父親去世，你兄弟登報找尋你，你纔回到家裏去主持你父親的喪事。那個朋友就是在你的老家裏和你第一次見面的。

你始終沒有和我談到你的身世和你的家庭，我也始終不知道你有着一個什麼樣的過去。可是從那朋友的口中知道你還有一個老家以後，我不久又讀到你的一篇題作

棘人及其他的文章。這文章是早已寫好，早已發表了的，可是這時我纔讀到牠。讀你的文章彷彿在聽你談話，親切，溫柔，還夾雜了一點哀傷。

「我這次回到家裏，已經隔了好幾個寒暑。到家的那天距父親的死已是六天了。倘使我在六天之前歸來也許在父親衰老的臉上還弛下一條笑紋，在將要模糊了的腦中添一個還存在的兒之印象吧……」

「幾年前我離開這無母的家，幾年後我又回到這沒有父親在的家了。」

「父親躺在漆黑了的棺裏，弟弟被滿頭滿身的縞素包裹着……」

「父親生前到學校用的書包還原封擱在他的房裏，所有的父親用的東西也都統統鎖在一起……」（寄健康人）

這篇文章寫成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一月。」離我們那次在北平的相聚不過三個月光景。三個月！這麼短的時期，你的生活裏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我卻無法在你的信函裏找到一句與牠有關的話。爲什麼保持沈默呢？雖然這篇文章告訴了我一些你沒有對我講

過的事，可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你爲什麼脫離家庭。這中間也許有着一段痛心的故事。但你爲什麼不讓做朋友的分擔一點你的痛苦？

現在你抱着你的痛心的「祕密」到永恆裏去了。那里有你的妻，你的母親，你的父親，希望你能夠在那里找到一個溫暖和睦的家吧。那麼過去的就該讓牠靜靜地過去了。

抗戰的第二年，我在廣州遇到Z兄，從他那里打聽到你的通信處。我寄了一封信到桂林去，不久你的回信來了。是一封短短的信。可是你告訴了我一些我願意知道的消息，你活得相當強健，體力和精神都比從前好多了。你甚至興奮地說起渴望看到抗戰的勝利。

但是這封信帶給我的快樂並沒有繼續多久。敵人在大亞灣登陸，接着廣州淪陷，我和幾個朋友沿着西江輾轉到了桂林。

到桂林的第二天我就在一家北方飯館遇見了你。還是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

唇蒼白的面顏。你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可是我覺得你胖了一點，氣色好看一點，精神也好了一點。我的眼睛證實了你的話，我當然高興。你還告訴我，你現在能喫能走，還可以陪我走很遠的路，遊遍桂林的山水。

這以後，你果然陪我玩了不少的地方。在這個古城裏我們常有聚談的機會。後來你決定離開廣西時，爲了等候便車，你會搬到我的寄寓裏，同我們過了好幾天愉快的日子。我說「我們」因爲當時在一塊兒聚談的還有一個「害怕過橋的少女」她同你還是在那個古城裏第一次相見，可是她不久就對着拾來的炸彈片爲你編織絨線背心了。在希望者中你稱她做「一個好心的孩子」。這些年來她一直沒有把你忘記。現在她作了我的妻，也作了你一個永不相忘的友人，前天她還捧着眷草垂淚，她一定在追憶灘水邊上的美麗的日子，那些連炸彈同大火都不能使牠們褪色的光彩的日子吧。

一別又是兩年。這中間我走過不少地方，你也走過不少地方。可是後來我們終於在

一處碰到了。那是重慶——北碚——北溫泉：這三個地方，現在都還保存着我們的腳跡。

這次你還是沒有一點改變，或者你故意不讓我看見你有什麼改變。我相信你的健康在逐漸恢復，我相信我們還有夠多的聚首的機會，我堅決地相信着未來，也相信着在「未來」裏我們可以在一起過着較理想的生活。在這時期我開給你的不兌現的支票更多了。（在前一個時期我逼着你寫文章，卻只爲你印過四本小書。）我給過你不少的希望，卻終於看着牠們一個一個地毀滅。我三次來重慶三次和你在北碚見面同遊北泉，都沒有能夠幫忙你減輕一點你心靈的痛苦的重壓。（我不說「物質」，因爲你的生活原是那麼簡單。）尤其是最近這一次——我動身來渝的前一天在貴陽先後遇見你兩位老友（乙兄和且兄）他們都同我談到你。一個說你的身體還可以支持（他用了「拖」字）若干年，一個說，你漸漸地逼近險境了。我說去渝後一定設法爲你安排一個較好的生活。可是在北碚看見你時我給你的還是一個空的希望。你對朋友始終無所要求。每次同遊北泉，都是你殷勤款待。你爲朋友，可以捨去你最後的汗衫。我存在上海的行李中還

有你在桂林送我的一件毛衣（我從桂林穿到上海，就沒有能帶出來）有一個時期牠曾使我身體得到夠多的溫暖的。

如今你終於沒有得到朋友的幫助，靜悄悄地死了。活着你沒有麻煩朋友，臨死你也沒有麻煩朋友。（註）你病，我不知道；你死，我沒有和你訣別。我未能到病牀照料你的病，也未能送你棺木入土。十四年的友情就這樣靜悄悄地結束了。想起你去年八月十二日夜間寫給我信裏那一段話：

（註）你病中不讓人為你寫信通知朋友，就是在你得不到適當的照料使病勢加重時，你也保守緘默。（聽說有一次你叫了一夜口渴，到天明纔得到一杯水喝。）後來兄知道你的病狀堅持着送你進醫院去，那時你已經沒有充分的生命力，同那壓迫了你多年的疾病繼續戰鬪了。

據說你一直到死並沒有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也沒有留下一句告別的遺言。你死後臉上罩着和平的笑容，人看不見一點苦痛掙扎的痕跡。你好像是沒有遺憾地安安靜靜死去的。你死後身邊還留着可以償付醫藥費的錢。並且你生前就已經把後事安排清楚，好像準備着隨時隨地死去，都不致煩累別人。

「你說了我的話，我們幾個朋友終於有一個時候可以長久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的。戰時我們分別或同住在帳篷裏，戰後我們更要建造一條船，一個小舢板也好，一齊在裏面當作家，不只是家，恐怕還要渡過一面風不平浪不會靜的大海，操着，努力着，駛向我們真要嚮往的一個港灣，或一片處女地去。我的身體也許不會支持太久了，但是我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念頭……」

「說這些話也許還渺茫，我也活得實在渺茫呵！」

還有十一月十六日信裏寫的：

「我現在希望着我的希望如同一罇酒，讓牠愈埋藏愈醇郁吧。」

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放我的這一顆心！你對我從沒有說過一句怨憤的話，但是我能夠寬恕我自己麼？

你的善良的寬恕一切的心已經在土裏得到安息了。可是我，活着的我是得不到安息的。我每想到我那些沒有兌現的空頭支票，每想到我那些騙了你幾年的空的希望，我

的心怎能熬得住那長期的苦刑

#### 四

風靜了。我的四周是一片死寂。夜涼得像水一樣。黑暗中閃起一股灰白光。我知道寒夜快到了盡頭。我的回憶也到了盡頭。在這短短的兩三點鐘裏我經歷了十四年中的聚散和悲歡。現在一切都得跟着寒夜逝去了。在那光禿的斜坡上，在經不住風吹雨打的鬆鬆的土塊下，人們埋葬的不只是你的遺體和那些沒有實現的希望，還有我過去十四年的歲月。那應該是我一生中最美麗的日子。青春，熱情，理想，勇氣，快樂……那些編織幻夢的年齡……牠們已經跟着可以爲我印證的友人同逝了……

想到這，我只有痛哭。

但是崇羣兄，我不是在哀悼你，應該哀悼的倒是我自己。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個愛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損失是永遠不能補償的了。



永別了，我純潔善良的友人。聽說你在病中說過，你不願意死，不應該死。是的，你是不會死的。你給我們，你給這世界，留下了九本小書。（註）那些洋溢着生命的呼聲，充滿着求生的意志，直接訴於人類善良的心靈的文字，那些有血有淚有骨有肉，親切而樸實的文章，都是你的心血的結晶，牠們會隨着明星長存，會伴着人類永生。

記得你說過：

「惟有愛纔是向榮的，正常的，幸福的。」

又說：

「我銘感着人間還有薰風，還有靈雨，還有同情，還有自然的流露，還有愛。」  
你說了真話。正因為這樣，你的充滿了愛的心便不是那不治的痼疾所能毀滅的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重慶。

（註）贈露集（星雲）、寄健康人（良友）、歸客與鳥（正中）、廢墟集（文生）、夏蟲集（文生）、石屏隨筆（文生）、蒼筤草（文生）、現代日本小品文（翻譯——中華）還有一本散文集，我正在替他編輯，擬題作碑下隨筆。

## 紀念我的哥哥

我第二次回到上海來，坐在你從前常常坐的沙發上，望着油漆剝落的牆壁和塵封的書架，我彷彿做了一場大夢。夢醒了。我疲倦。我閉着眼睛。我想休息。可是你來了，你站在我的面前。我睜開眼睛，我覺得你坐在寫字檯前，背向着我，埋着頭在寫什麼東西。我站起來，我想喚你，我要像從前那樣地和你談話。我先咳一聲嗽。你的影子沒有了。寫字檯前空空的沒有人。屋子裏這時候除了我，也沒有別的人。我喚你，聽不見回應。我提高聲音再喚，那空虛的聲音使我自己也喫驚。我用不着再騙自己了。我看見你病，我看見你躺在死牀上，我看見你的棺木入土。我還能夠在什麼地方找着你呢？

我痛苦地，無可如何地歎了一口氣。我又在沙發上坐下。我真正應該休息了。我倦得很。我又閉上眼睛。可是我的腦子不肯靜下來。牠動得利害。二十三年前的情景在我眼前。

出現了。

兩個年青孩子（不，那時候我們自以為是「飽經憂患」的大人了，）懷着一腔熱情，從家裏出來，沒有計劃，沒有野心，甚至沒有一個指導我們的師友，我們有的只是年青人的勇敢和真誠。一條小木船載走了我們，把我們從住慣了的故鄉，送入茫茫人海去。兩隻失羣的小羊跑進廣大的牧野中了。現在大概沒有人記得我們當時那種可憐而可笑的樣子，可是近幾年來在重慶和桂林，每當寒風震搖着木造的樓房時，我總會想起在南京北門橋一間空闊的屋子裏，我們用小皮箱做坐凳，藉着一盞煤油燈的微光，埋頭在破方桌上讀書的情景。我們在那間空闊的屋子裏住了半年，後來又搬到前面另一間狹小陰暗的屋子裏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們沒有娛樂，沒有交際，除了同寓的三四個同鄉外，我們沒有朋友。早晨我們一塊兒去上學，下課後一塊兒從學校走回家。下雨的時候，我們兩個人撐着一把傘，雨點常常打溼了我們的藍布長衫。夏天的夜晚我們睡在沒有帳子的木板牀上，無抵抗地接受蚊蟲的圍攻。我們常常做夢，夢是我們的寂寞生活中唯一。

的裝飾。此外就是家信。在故鄉的家裏還有着我們的大哥。他愛我們，我們也愛他。他是我們和那個家中間的唯一連鎖。他常常把我們的心拉回去又送出來。每個星期裏他至少有一封信來，我們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們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們並沒有把那一年半的時光白白浪費，我們的確給自己的腦子裏裝進了一些東西。於是安靜的日子完結了。在學校生活結束以後，我開始了飄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車站送我上火車，你溫和地微笑着，囑咐我「小心飲食注意身體。」你的友愛溫暖了我的心，在我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兩個小麵包和一壺白開水度日的時候，我想到你，我還覺得自己有着無比的勇氣。我不肯讓你知道我真實的生活情形，我不願使你為我的苦惱分心。固然我一直過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並不是快樂的，況且你的心很細，你顧念別人常常多於顧念自己。以後不論在東吳（蘇州）或燕京（北平）你都是過着一種苦學生的生活，有時你還不得不做家庭教師，領一點微小的薪金來繳納學費。你從不羨慕別人的闊綽，也沒有為自己的貧苦發過一句牢騷。我

的生活方式連累了你，我這個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漸漸地和你離遠了，信函的往來也常常間斷。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後一年的求學生活應該是一個怎樣痛苦的掙扎啊。但是你終於帶着孤寂的微笑熬過去了。

畢業改變了你的環境，也給你帶來一線希望你可以「自食其力」了。你找着了職業：中學教師——雖然待遇不好，但是這與你的興趣相合。你借了債，做了兩套可以穿着進課堂見學生的衣服。你還爲自己定下了一些未來的計劃。可是一個打擊來了。大哥突然離開了人世，留下一個破碎的家。「家」需要我們。你毅然負起這個擔子，你按月寄款回去。你有限的收入變得更「有限」了。那些未實行的計劃像空中樓閣似地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一塊大石頭壓到你那剛剛昂起的頭上，從此就沒有看見你再擡起牠來。像一隻鳥被折斷了翅膀，你永遠失去高飛的希望了。

你默默地忍受一切。或者更可以說，你放棄了一切。你在一個中學的宿舍裏住了十年。你過得不算太苦，但也並不舒適。看電影是你唯一的娛樂。天真的年青學生是你的朋

友，他們給你的單調生活增添了色彩，他們敬愛你，你也喜歡他們。可是沒有人知道你的內心。我到天津去看過你三次，最後一次卻只住了一個夜晚。我看出你的疲倦寂寞和衰老。我累次想和你談你自己的事，可是我始終無法打開你的心。你關心我倒多過關心你自己。有時我逼着問你，你總是拿「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一句話來封我的嘴。講話時你常常帶着笑容，但你的微笑是寂寞的，疲倦的。不知是什麼東西消磨盡了你的勇氣和熱情。你不訴苦，但你也不再掙扎。你默默地過着這平凡而和平的生活。可是你的臉頰卻漸漸地消瘦，身體也漸漸地壞下去了。離開你時，我總耽心是否還能和你再見，第二次我來到你的身邊，你還是帶笑說你過得很好。但是你真正過得「很好」麼？

十年畢竟過去了。爲了換取這漫長的歲月，你不知花了多大的代價。抗戰後第二年秋天我從香港寫信約你到上海，起初你還說打算再做一年教員，後來你改變了主意，離開大水的天津來了。我比你早一個月回到上海，卻一直沒有得着你動身的消息。一天下午我在樓上聽見了你的喚聲，我從窗裏伸出頭去，你站在大門前也正仰起頭來看我。

是那樣的張黑瘦的面孔！我差一點不認識你了。

我握着你的手，我對你說我要讓你在上海過幾年安靜的生活，你默默地點點頭。我們在一塊兒住了十個月，你得到了休息，但卻沒法治好你心的創傷。音樂和翻譯工作做了你排遣寂寞的工具。對工部局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你從沒有缺過席，西洋古典音樂的唱片更是你分不開的伴侶。（你尤其愛好聲樂，自己也喜歡唱歌。）岡察洛夫的名著懸崖在這十個月中譯成了，你又開始作翻譯阿布諾莫夫的準備。可是這一切並沒有減輕你的寂寞，相反的牠們還使牠增多。你的生活圈子似乎變得更狹小了。

我在法國戰敗後一個月離開了上海。你把我送上直航海防的輪船。開船時，我立在甲板上對你揮手，在你旁邊還站着後來被日人捕去至今生死不明的友人陸聖泉。你在岸上對我微笑，聖泉也對我微笑。我當時哪里想到這便是映入我眼裏的你們兩人最後的笑容了。

一眨眼就是五年，這五年中我們整整有二三十個月不曾通過一封信。日本兵進了

上海租界普遍的迫害開始了。聖泉遭了毒手。你小心。我也不願給你招來意外的麻煩。在桂林我還接過你的短函，在重慶，我卻無法知道你的生活狀況。路完全隔斷了。後來纔聽說你也在暗中打聽我的消息。你也許就心我在湘桂之戰中做了一件不值得的犧牲品。事實上我卻很健壯的活在重慶。

「勝利」意外地來了。我最大的快樂就是我可以和留在上海的你們見面。我打了電報去上海。回電說你大病初愈，聖泉下落不明。你要我即刻去滬。可是交通工具全被官字號的人占去了，我們這類於抗戰無功的人是沒有資格「復員」的。我等待着。等了兩個多月，我趕到上海，你已經躺在病牀上了。據說你是在兩天以前纔病倒的。病勢不重，就是體力太差；上次的病是肋膜炎，還經過危險時期，睡了兩個多月，靠着朋友一家人的照料，終於好了起來。

那個晚上我們睡在一間屋子裏，你很興奮，拉着我談了許多話。我要你休息，勸你少講話。你說你不累，你一定要跟我談個痛快。你還說，每天談幾段，談兩個星期便可把你想



說的話談光。我一定不讓你多談，我說有話等你病好了慢慢講。

我在上海住下來，我過的仍舊是忙亂的生活，我還避免着和你單獨談話的機會，我害怕多說話使你傷神。你說你的病不要緊，我也以為你的病不要緊，你需要的只是休息和營養，我相信你不久便可以好起來。並且看見你在朋友家裏得着很周到的看護，我十分放心。每天大清早，我剛睜開眼睛就聽見你在病牀上自語：「更好了，更好了。」那是你量過溫度後用高興的聲調說的話。我也高興，又蒙着頭睡去了。我萬想不到你這樣騙了你自己，也騙了我。但我的疏忽是應該受指摘的。我起初並沒有注意到你病勢的加重，後來還是一個朋友提醒了我，要我送你進醫院去。我的勸告你不肯接受，我又無法強迫你做你不願做的事。我向你談過幾次，都沒有用。最後你回答我：「過兩天再說。」這樣又拖了兩天。終於你認輸似地說了出來：「那麼還是早進醫院吧，今天我覺得體力不成了，起牀大便都感到喫力了。」

靠着一個朋友的幫忙，第二天你便住進了醫院。你喜歡靜。病房外面便是一個幽靜

的小花園。透過玻璃窗你可以望見一片綠色。關上房門，屋子裏沒有一點聲音。「三哥，你滿意嗎？」有人問你。「滿意。」你點頭回答。我們預備讓你在這地方至少住兩個月，誰也沒有料到，你就只有七天的壽命。

在這七天中你似乎並沒有痛苦。對於詢問你病狀的人，你總是回答：「蠻好。」就在你臨死前一天你還是覺得自己「蠻好。」沒有呻吟，沒有叫號。你安靜地躺在牀上，並不像一個垂危的病人。我們雖然耽心你的體力支持不下去，卻沒有想到你那麼快就離開我們。你自己不相信你會死，我們也不相信你會死。可是死突然來把你抓走了。

你死的時候我不在你身邊。早晨我剛起牀就得着醫院裏來的電話。「三哥完了。」一個朋友這樣告訴我。我沒有流淚，站在電話機前我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好。我把這消息轉告朋友太太，她立刻哭起來。這個好心的女人，這些年來她一家人照料着你的生活，在最黑暗的時期中也給了你友情的溫暖。爲了挽救你的生命，他們已經盡過力了。但是他們還得幫忙我辦理你身後的事。

我們趕到醫院。病房的門大開着，你靜靜地睡在牀上，白色被單蓋着你的身子，我揭開面紗，看你的臉。一夜的功夫，你變得這麼瘦，這麼黃，這麼衰老！兩眼緊閉，臉頰深陷，嘴微微張開。我站在牀前，咬着嘴唇，我在心裏講了一句話，我等着你的回答。

你沒有聲音。朋友把面紗給你蓋上。另一個友人帶來兩束鮮花放在你的身邊。看護小姐要我們退出房來。我們站在窗前階上等候殯儀館的柩車。這等待的時間是很苦痛的。我們誰都不願講一句話。我不平地問着自己：這就是死麼？你一生就這樣地完結了麼？我不忍回答。死毀壞了一切。你原說過你等着我回來有許多話要同我講，有一些夢要我幫忙你實現。現在這一切都成了一陣煙，一陣霧。你沒有能講出什麼來，也不會從我這裡得着什麼安慰。你默默地走了。據那個朋友說，你臨死時只發出一聲輕微的歎息。

下午兩點鐘你的遺體在上海殯儀館中入殮。九天後我們把你葬在虹橋公墓。活着你是孤零零一個人，死了你也是孤零零一個人。你留下兩書櫥的書，和一大堆唱片，還有兩部未完成的譯稿（岡察洛夫的名著阿布諾莫夫，和威爾斯的長篇小說）一部已譯

完待整理的中篇小說女巫（A·庫普林著）一本已付印的三幕劇戰爭（阿爾志跋綏夫原著）一本法國通俗小說無名島和十多篇零碎的短篇譯文（只有一篇蒲寧的小說未發表過）此外便是朋友和學生對你的敬愛的紀念了。

從墓地回來，我非常疲倦。我已決定在兩天後回重慶去。我坐在你住了五年的樓房裏，回想着我這一個月來的上海生活。我來，我去，你病，你死，一切都是這麼匆匆。我再想到在這短短的聚合中你對我說過的那些話，那些事，我纔明白你是這世界上最關心我的一个人。可是在我多麼需要你的時候你永遠離開我去了。

「活了四十多年，沒有做出什麼事情，這是多可悲的事，」你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可是你死得並沒有遺憾。你活着時沒有害過誰，反而常常把你有限的收入分給別人。你養過家，卻從不會向我們老家要求任何權利。你做過十年的中學教員，不少的學生得過你的益處，他們常常帶着敬愛談起你，但你自己卻喜歡謙遜的平凡生活，始終不讓人把你看作青年的導師。你像一根火柴，給一些人帶來光與熱，自己卻卑微地燬去。你雖然沒沒

無聞地過了一生，可是你卻並沒有白活。你悄悄地來到這世界，又悄悄地走了。你不願驚動別人，但你卻播下了愛的種子。再過四十年你的紀念也不會死的……

我睜開眼睛，屋子裏還是靜靜的。有人在二樓講話，還有人在笑。在半點多鐘的時間裏我又經歷了過去二十三年的悲歡。現在是你死後的第六個月了。我真倦，我也老了。我想休息。我應該暫時把你的事忘掉了。我站起來。

可是在離我們家鄉不遠的地方有着一個稱你做「親愛的爹爹」的女孩，我不能忘記她。那是我們大哥的女兒，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過房」給你的。這個多情的孩子沒有見過你，卻十分愛你。她把許多夢寄托在你身上。在八九歲的年紀，她就常常說：「我要到下面去找我的爹爹。」現在她已經做了兩年小學教師，卻始終得不着跟你見面的機會，而且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我不願傷害她的心，把你的死訊對她瞞着。但她那敏感的心已經猜到了一切。人告訴我好幾個星期天她回到家裏，不笑，也不講話，最後她生母問她爲什麼不給她「爹爹」寫信，她哭着回答：「用不着了。」她知道她一切的夢全

破了。爲什麼不讓她和你見一面，住一個時候？爲什麼不給她一個機會讓她對你傾吐她的胸懷，敘說她的夢景？她喜歡音樂像你一樣，她熱誠待人，像你一樣。她正直，她無私心，也像你一樣。你們在一塊兒，應該是一對最理想的父女。爲什麼她這個小小的要求也不能夠得到滿足？讓她在這樣的年紀就嘗到永不磨滅的悲哀？

沒有人來回答我這些不平的疑問。你已經和平地安息了。可是那個善良的孩子前面卻有着長遠的歲月。她最近還來信訴說她的悲痛。我無法安慰她。我希望你的紀念能夠給她勇氣，使她好好地活下去，讓她能夠得着一般年青人應該享受的人間幸福，可憐的孩子！

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海。

## 憶居甫

朋友居甫去世快四年了。四年中我只讀到兩篇短短的紀念文，是兩位老友寫的文章都不錯，但好像不會得着人們的注意。居甫死得很寂寞，生前似乎也少有人看重他，何況死後。他富於熱情，待人寬厚，對朋友很熱心，學識都不差。並且他還有理想，不是那種認為「人單是靠著喫米用錢活着」的人。可是他窮，又有不治之疾（肺病）。他老實，又不喜歡裝模作樣。所以他雖有一顆黃金的心，卻不受那班喜歡趕熱鬧的人歡迎。他朋友親戚中發財的，並非沒有，可是他從不向他們求助，後來他的肺病到了第三期，他還支持着病軀，靠「舌耕」來養活自己一家人。臨死，他只是一個平庸的中學教師。唯其平庸他的真誠纔能夠感動年青的心靈，在病中他教的一班學生自動地湊了一筆醫藥費送給他，使他得着幾個月的休息。他一個人，一家人所需要的有限得很，可是連這一點點他也沒

有得着。他是一個願意爲社會犧牲自己的人，而社會對他卻非常殘酷。我和兩三個朋友曾經商量好一個幫助他養病的計劃。但是這計劃也不能救活他。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伏在牀上，臉壓在枕上，屁股翹得高高的，樣子非常痛苦，似乎昏昏沈沈地睡去了。我第二天早晨便要離開成都，我是來向他辭行的。我和他太太談話時，他忽然醒了起來，擡起頭來看我。

「你睡吧，我就要走的，」我說。「反正我明年還要回來。」我又加了一句，只是爲了安慰他。

「好的，明年回來，我們可以多在一起談談，」他含笑說。「那時我身體該比現在好些了，」他也加了一句。

「一定的，一定的，」我微笑說。我怕引起他多談話，會增添他的痛苦，便匆匆告辭走了。他緊緊握着我的手，送我到房門口。

第二天，我動身去重慶。四個月後，我在桂林得着他病故的消息。以後我就沒有聽到



人提說他。他的死似乎不會驚動別人，猶如他活着，他生病時也不會驚擾過人們一樣。現在我還不知道他的遺體葬在什麼地方。我沒有寫信到他家裏去問過。我原以為前年去年我會回成都，至少可以在他的墓前停留片刻，我作過兩次旅行的準備，結果我一步都沒有走。最後我離開四川到上海來，和他的家，他的墓離得更遠了。現在，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能夠回成都去。

我認識居甫，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們一塊兒編印過一份刊物，我們常常在印刷所裏見面，那時我還只是個十六七歲的孩子，他似乎比我年長許多。可是我們處得好，談得來。這些熱情的日子多麼值得人懷念！但後來刊物夭折，我們見面的機會也就少了。

我們一別便是十八年。他並沒有改變多少，除了身體差一點。其實他以前臉上就沒有血色，現在也只多了一點病容。這次我只在故鄉停留了一個多月。過一年，我再回去，又住了一百多天光景。這兩次回鄉，我和居甫聚談的機會很多，並且我們談得很痛快，他告訴我，他過去十八年間的工作與生活，也說了他未來的工作計劃。他希望過幾年安定的

生活，不必爲一家人的衣食奔走。那麼他可以安靜地做他的社會與經濟兩方面的調查工作，完成他計劃中的幾部著作，關於四川，特別是成都，他知道的實在不少。過去的掌故和現在的情形，無論對於哪一方面，你向他問起，他總會給你一個滿意的、詳盡的答覆。他肚子裏裝了不少的東西，他本身就是一部大書。「你快點寫出來吧，」我和幾個朋友常常這樣催促他。「我會寫的，」他笑着回答。

可是他怎麼能從容地整理那一堆材料，從容地寫出他那些著作呢，當他一家人必須活下去，他的孩子們必須進學校唸書的時候？生活的擔子重重地壓着他瘦弱的肩頭，壓倒了他，甚至壓死了他。他那些未寫成的著作，也被牠壓毀了，最可惜的是他那顆「黃金的心。」

居甫是一個能夠安貧的人，可是命運對他太壞了。我第一次回成都，聽見他談起他的大小姐的種種好處。她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孩子，能幹，溫厚，勤勉，和順，她愛父親而又了解父親，她是他生活裏最大的安慰，我慶幸他有了這樣一位「千金。」她那一學期就要

在高級師範學校裏畢業了，她正計劃着暑假後怎樣分挑他父親肩上的擔子，但一年後我再去他家裏，他卻含淚地對我敘說他那個女兒的死亡。這以後，朋友們就很難看見他展眉的時候，他終日悵鬱，一直到死。

他是一個從不知道自私的人。他爲別人，常常忘了自己。我兩次在成都，得他幫助的地方很多，我欠了他一筆不小的友情的債。我知道這是出於他對友人的熱誠，他不望報答，我也不敢對他說報答的話。在這些時候，我每次見到他那沒有血色的消瘦的臉，聽到他那空洞的聲音，看着他那遲緩的腳步，我會驚奇地想這個人，他受着社會的歧視，疾病的侵蝕，他的呼吸隨時都會斷絕，眼睛隨時都會永閉，他一隻腳已經跨進了另一個世界，這樣的一個人，怎麼還有那麼多的熱情，那麼多的友愛來慷慨地分給朋友。從他的溫和善良的眼光裏，我認識了一個美麗的精神。我感到慚愧我受到鼓舞。

居甫頗像我的另一個朋友範子，一直到最後都在撒布生命。不同的是範子用筆寫了不少的文章，影響較大；居甫用行爲，替別人奔走，只有少數人對他感激。但是影響不論

大小，輾轉相傳，永遠有人受益，而且生命永在，撒布生命的人也可以不朽。

居甫「死」得尋常。但我想他不應該有遺憾。而且生當「亂世」，凡有善行善言的人，往往不得「善終」，居甫雖死得寂寞，但他能夠在妻兒陪伴中安然逝世，也算是幸運。他得到了解脫與休息，我沒有理由爲他悲。只是失去了這樣一個好心朋友，我應該更感到寂寞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 懷 聖 泉

六年前一個夏天的早晨我坐怡生輪去海防。聖泉趕到金利源碼頭來送行。開船時，他和我哥哥都立在岸上對我微笑。我對他們說，兩年後再見。

我絕沒有想到這就是我和聖泉的最後的一面。

我離開上海後第二年在成都得到聖泉被捕的消息，那是從桂林傳來的，後來又聽說他已經出獄。但我到了桂林纔知道他入獄後下落不明。我各處打聽，一直得不着確實消息。朋友們見面時，常常談起聖泉，我們想念他，暗中祝他平安。有時在靜夜，我們三四個友人對一盞油燈圍了一張破舊而有油垢的方桌寂寞地坐談。桂林郊外的寒氣從木板壁縫侵入。我們失去了熱情。懷念和焦慮在折磨我們。我們的談話變得沒有生氣了。我們便互相安慰自己：「等到抗戰勝利了，聖泉就會回到我們中間來的。」

四年來我們就用這個希望來撫慰自己的焦慮的心。時光在木板壁縮裂時發出的清脆的響聲（那是我們靜夜中的音樂）中匆匆逝去。抗戰終於勝利，我們幾個朋友也終於回到上海。可是聖泉一直沒有消息。他就這樣令人不能相信地失蹤了。

我不願相信他已經死亡，所以我不想寫紀念他的文章。一個像他那樣愛憎分明而且敢愛敢恨的人不能死得這麼簡單。他有着那麼強烈的愛，絕不能留下一點蹤跡。我們固然不能證明他活，但我們也沒有證據相信他死。只要希望未絕，我們願意等待一生。雖然他是一個視死如歸的人，但他爲什麼必須死呢？他與其說是被捕，不如說是自首。日本人找不到他，他自己走到捕房去，準備跟那些人辯明是非，正義。他有着強烈的正義感，他相信敵人也會在正義面前低頭。據說他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強硬，他對敵人說，汪精衛是漢奸，大東亞戰爭必然失敗，他可能爲這幾句真話送命。可是許多幹地下工作的人都保全了首領，爲什麼敵人偏偏毒恨這個赤手的書生，必欲置他於死地？有人揣測他受不了牢中苦楚，患病身亡。但他是一個身心兩方面都健全的人，再大的磨鍊他

也必能忍受。

以上是議論，猜想，耽心。而事實卻是他那時和兩個朋友守着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書店被抄去兩卡車的書，他失去了蹤跡。書店保全，他卻不見了。

我和聖泉相知較晚。「一·二八」滬戰後一年我在福建泉州看朋友，在一個私立中學裏第一次看見他。可是我們沒有談過十句以上的話。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沈默寡言的人。抗戰前兩年我參加了書店的工作，第二年他也進來擔任一部分事情，我們纔有了談話的機會。抗戰後，書店負責人相繼離去，剩下我們三四個人維持這小小事業，我和他都去過內地，但都趕回來為書店做一點事情。共同的工作增加了友情，我們一天天地相熟起來。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我們常常在書店見面。一個星期中至少有一次聚餐的機會，參加的人還有一位學生物學的朋友，有時另一位學機械的友人也在場。我們在書店的客廳裏往往談到夜深，後來忽然記起宵禁的時間快到了，我和學生物學的友人纔匆匆跑回家去。在那樣的夜晚，從書店出來，馬路上不用說是冷冷清清的。有時候等着我們

的還是一個上海的寒夜，但我的心總是很暖和，我彷彿聽完了一曲貝多汶的交響樂，因為我是和一個崇高的靈魂接觸了。

我這種說法在那些不認識聖泉或者認識他而不深的人看來，一定是過分的誇張。聖泉生前貌不魁梧，語不驚人，服裝簡樸，不善交際，喜歡埋頭做事，不求人知。他心地坦白，忠誠待人，不願說好聽的話，不肯做虛誇的事。他把朋友的意義解釋得很嚴格，故交友不多，但對他的朋友，他總是披瀝肝膽地貢獻出他的一切。他有寫作的才能，卻不肯輕易發表文章。他的散文和翻譯得到了讀書界的重視，他卻不願登龍文壇。他只是一個謙遜的工作者。但這謙遜中自有他的驕傲。他不是「文豪」，「巨匠」，也不是「領袖」，「導師」。甚至他雖然真正為「抗」敵犧牲，也沒有人尊他為烈士。他默默地活，默默地死（假定他已死去）。然而他並不白活，他確實做了一些事情，而且也有一些人得到他的好處。但這一切和那喧囂的塵世的榮名怎麼能聯在一起呢？那些喜歡熱鬧，喜歡鋪張，喜歡浮光的人自然不會了解他的。



在我活着的四十幾年中間，我認識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壞的，強的和弱的，能幹的和低能的，真誠的和虛偽的，我全可以舉出許多。然而像聖泉這樣有義氣無私心，爲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的生命，重視他人的幸福甚於自己的人，我卻見得不多。古聖賢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當之無愧。

有了這樣的朋友，我的生存纔有了光彩，我的心纔有了溫暖。我們平日空談理想，但和崇高的靈魂接觸以後，我纔看見了理想的光輝。所以當我和聖泉在一起的時候，我常常充滿快樂地想：「我不是孤獨的。我還有着值得驕傲的朋友。」我相信要是有危難，他一定會不顧一切地給我援助。

我和他就是這樣的朋友。我認識他的心靈，且和他非常接近。我對人說我了解聖泉，我談到他的剛直，他的俠義，他那優美的性格和黃金的心。然而要是有人向我問起他的生平，他的家世，甚至他的年齡，我卻無法回答，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我認識的只是他和心，此外便是他的文章。別的他從未對我談起，我也始終沒有向他問過。勝利後回

到上海，我纔知道他台州的家裏還有着年老的雙親和他前妻留下的女孩。在上海我纔見到他新婚的太太。聽說他和她只過了一個半月的結婚生活。現在她已經空等了他四年了。

朋友們登過報找尋他，又曾在各處打聽他的下落。有一個時期我們還夢想第二天早晨他提着一隻箱子在外面叩門。又有一個時期我們等待一封不識者的信，告訴我們聖泉死在何時，埋骨何處。又有一個時期我們盼望着他從太平洋某島上集中營裏，寄來信函，向我們報告他還健在。

但是這一切都成了一場空，我們又白白地等了一年了。自然我們還得等待下去。難道是要我們等待一生麼？

一個崇高的心靈就這樣不留一點痕跡地消失了，這是可能的麼？我常常這樣問自己。

我知道，萬一他還活着，萬一他能看到我這短文，他一定會責備我：「在中國有那麼

多的人在受苦，你們爲什麼只關心到我一個！

是的，在我們中國每天有千千萬萬人死亡，許多家庭殘破，生命像骨頭似地被隨意拋擲。一個讀書人的死活更不會有人關心。然而就在這樣的中國，也有一些人愛理想，愛正義，恨罪惡，恨權勢，要是他們有一天讀到聖泉的書，知道聖泉的爲人，明白他的愛和恨，那麼他們會愛他敬他，他們會跟着我們呼喚他，呼喚他回來，呼喚那個曇花一現的崇高的心靈重回人間。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海。

書號 1519

領借日期

領借日期

40 MAY 5 195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8812B

